

# 美哉迎泽公园

刘文洪



近年来太原的公园越来越多,我家小区周边就分布着几座,平日里抬腿就到。身边大大小小的公园,似在不断稀释着、取代着我对迎泽公园的某种情怀。

初来太原时,尚处于黑白胶卷时代,我对色彩的变化并不痴迷,只是泛舟湖上,漫步湖边……在这片湖光山水间,珍藏了年轻时的记忆和浪漫。无数回忆交织出我对它的厚重情谊,因此,迎泽公园被我奉为精神寄托级别的存在。前几日,秋风仿佛拂动了我家根心弦,忽起了重游迎泽公园的念头,于是迫不及待地乘坐地铁,直达大南门站。

下地铁后漫步青年路,从东门入园,就见片片彩叶飘落地上,有略微掉色的红、尚存光泽的黄……绚烂着季节、迷乱了双眼。沿湖垂柳合抱,枝条轻拂,与湖水交融出了一家人的气氛,好似要将季节挽留在夏季。一株粗壮的白蜡树,高耸入云,满枝金黄色的叶子,自成一派,打碎了湖岸的绿意,风来瑟瑟,吹响了深秋的号角。迎泽公园,总是这样不经意地来个点睛之笔,含蓄地将那种只可意会的意境之美升华——七孔桥犹如一束腰带,把原本臃肿、略显放肆的湖面收束成蜂腰一般,平添了一些秀美,湖形婀娜了许多;湖心岛则将沉闷的湖面,点缀出了灵动之气……

绕湖行走,园外高楼林立,园内亭尖檐角,隐现林间,一切熟悉而又陌生。见前方沿湖围栏支起一排镜头,“长枪巨炮”对准上空。抬头见苍空高远,云朵低悬,几只不知名的大鸟悠闲地盘旋着。一只大鸟忽地坠向湖面,一部分身子沉入水中,翅膀在大幅拍振,扑腾起一片水花。摄影队伍一阵忙乎,移镜追逐捕捉。说时迟那时快,大鸟忽地腾空而起,长翅充分展成V形,脖子短缩,两只爪子抓着一团红色,倏忽远去,周围响起一阵摄影人特有的错失良机的叹息声。

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人群中有一名幸运儿,捕捉到了大鸟从水面飞起那刻的姿态,众人挤来围观,再将镜头放大,才看清灰黑羽翼之下的那团红色,原来是一条锦鲤。刚才隔着水面,正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战,锦鲤在它的势力范围内,遭到来自空中的暗算。岸边懂鸟的人称这种大鸟为鸢鹰。

我刚进迎泽公园不久,就遇见难得的场面,颇感幸运。那名幸运儿继续向众人展示他几天前的抓拍成果——经过漫长等待才有幸抓到全程——这段存于手机中的视频主角,是一只长腿长颈的大鸟,灰色的羽翼镶一道白色窄边,他解说是苍鹭。它在空中悠飞之际,毫无征兆地箭一般俯冲下水面,嘴端伸入湖面下,身体漂在湖面上,略一停顿,再抬起长长脖子时,嘴里已叼起一条红鲤。接着爪子施展出凌波微步的功夫,蹬着水面助跑几步,羽翼扑扇,缓缓飞离湖面,在低空中身体与爪子呈一条

直线,展翅缓缓滑翔,停靠到了对岸的石台上。长腿玉立,长颈弯伸出长长的尖嘴,欲将猎物吞入腹内,然而口细鱼胖,横竖卡在喙口,几多尝试,总是吞不进去,叼起、掉下,一不留神,猎物掉入湖中,空遗大鸟在岸边……

就这样,我流连于迎泽公园的水木大舞台,穿梭于摄影队伍里,等待着、追逐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实景剧——鹰击长空,鱼翔浅底,万类霜天竞自由……

再游迎泽公园,勾起我年少的记忆,陶醉其间,让我越发喜欢这方天地。

## 生生不息的深秋

子 隽

立春地生暖,深秋心生安。许多的烦躁与不安,由于深秋的到来,都会慢慢消散,变得心平气和。

跨越了冷暖的深秋,变得那样厚重,那样纯澈。无论走到哪里,你极目远眺,可以望见远远处的山川,看到安卧在天际的白云。当然更可看到山脚下耕田的农人与黄牛、稍远处袅袅的炊烟和黄昏下浅浅的灯火。

天高云淡的深秋,你可攀爬到树叶落光的柿树上,采摘你最喜欢的柿子,然后摆放在房檐上,晒成柿饼或柿块,窖藏下深秋的一抹甜蜜。那些野兔、松鼠已没有隐身处,在空旷的田野尽情地奔跑。缓缓而行的溪流也格外清澈,你可触手捉到欢快的小鱼儿,然后又放回水里,它们瞬间离你远去。曾葳蕤的植被,也像极了人们稀疏的头发,贴在秋的地面。环顾周围,只有秋播的麦苗,顺垄看去,刚刚离开地面,裸露着一垄垄单薄的绿意。

深秋的每一个章节,都是一目了然。在这样素面朝天的秋天里,人们也似乎变得简单,变得单纯与平和了。

深秋的美,美在好物易逝,又会义无反顾地重生。比如,五谷作别泥土颗粒归仓后,那些精选的种子便从此刻起,蓄积着能量,长眠一个冬天后,又得以重生;比如那些漫山遍野压弯了枝杈的硕果,也安卧在冷暖相宜的库房,保持着自身的饱满,把全部的香甜献给来年的春天。又比如,辛勤的蜜蜂,此时也许已没有花蜜可采,便飞到一家一户的柿棚,采食着红透了的柿子的甜蜜,去成就深秋里最后的担当。

到了深秋这个节点,一切都变得格外淡定,有条不紊,去留自如。那一棵树曾幽绿的叶子,尽管不畏寒凉与树干相守,可还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午夜或者黎明,纷纷飘落,光秃秃的树木,便是对深秋最后的坚守。落叶生香,人们不舍踩着刚刚飘落的叶子,深情地挽留秋日里那一抹静好,可一辆辆湿扫车,却无法顾及落叶对秋的眷恋,还是帮它们找到了重生之处。一向深情的大雁,也在阵阵秋风的

紧逼下,千里迢迢,结伴南下。

深秋并非一片萧瑟。那些傲霜的菊花,已积聚了好久的能量,它们沐浴着深秋的薄凉,在山川与田间尽情地绽放。身处菊花盛开的山野,你不觉深秋的孤独与萧瑟,心花也会与菊花一起绽放。

深秋的园林或者山野,目及之处,与菊花一起绽放的还有锦带花,它们沐浴着温暖的秋阳,一簇簇,一朵朵,五颜六色盛开着,它们长长的花期,甚至可以迎来第一片晶莹的雪花。

深秋虽然多了一些淡然与静默,但也不乏季节的壮观。银杏历尽秋风秋雨的洗礼,片片叶子渐渐变得金黄,银杏林就成了一个金黄的世界,游客踩着刚刚飘落的叶子前行,一片片叶子落到身上又滑落到地面。银杏叶如其它叶子一样零落成泥,然而它却绚烂了一个最让人惆怅的季节。游人在感慨与震撼中,与一望无际的银杏林依依作别。

我躲开那一条必经之径,倚在一棵银杏树的枝杈处,望着络绎不绝的人群和片片落叶忽然想到:其实,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不都像一片绿叶吗?当跨越了若干个时光的节点后,慢慢变黄,在岁月的更替中跌宕起伏,过了冬天,春风吹又生。

每每深秋,绵延的太行山红叶已经层林尽染,远远望去,简直就是一片红色的海洋。深秋,也因红叶的渲染,变得绚烂多彩,分外壮观。一棵棵红枫,它们置身于悬崖峭壁,仅占有点点泥土,纵然落下一场秋雨,也很难得到一次酣畅的滋润,它们历经风雨,不畏干旱,以博大的胸襟反哺于深秋的一片明丽。

寒露节气过后,红叶渐次形红,漫山遍野又一次穿上了红色的礼服,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。你从幽深的谷底仰望,巍峨的山脉,由于红叶的渲染,更加地壮观。我置身山巅向南眺望,是一片清一色盛开的野菊花,随风摇曳,幽香阵阵。

岁月在盛衰中交替,所有的抵达,都会以另外一种模样重生;已经重生的又正在抵达的路上……一如这生生不息的深秋。



### 真趣亭记

朱 光

晋祠,乃千年之名祠。祠内楼台阁榭多矣。鱼沼飞梁南二十米有一亭,名曰:真趣。

真趣亭建成百年。亭飞四角,青瓦盖顶,有台阶,有回廊。亭下有一洞,顺阶而下,俯身可掬难老泉甘霖。

亭南深约三米,下接难老泉水。泉水出而成潭,阔二十米。上有石桥、曲桥。泉水汨汨而出,冬暖夏凉。水草青绿,小鱼多而灵动。泉水东去,哗哗有声。天寒地冻,独此热气升腾,云烟袅袅。

驻此亭也,春可观花,夏可避暑,秋可赏色,冬可取阳。然逢炎夏暑烦,晚饭后,约一二好友来此,背北面南,或倚或坐。繁星点点,如缀天海;白云数朵,托明月于正南。四周寂寂,唯泉水轻吟,宛如天籁于耳畔。仿佛入仙境,脱人烟,心驰神往,浮想联翩。有豪情可寄山水,有壮志可谓人言,有诗情画意可注笔端。可参泉水清流,又可惜水流不返。于是,惜惜呼,叹时间之无私,匆匆于瞬间;戚戚呼,难料今斯人于亭,明吾北汝南。

此亭名曰真趣,何故?真,动心;趣,生乐。是耶非耶?岂不恰合于他人三返五至,常念心间。

## 忘了放盐

田雪梅

周末,我去看父母。去之前,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。

我一进家门,炖肉的香味扑鼻而来。母亲算好时间做了一锅排骨垫卷子。

开饭了,我把盛好的排骨和面卷子端到餐桌上,母亲照例对父亲说:“老头子,你尝一下,味道怎么样?”父亲尝了一口,说:“味道不错。”我吃了一口,发现味道极淡,应该是母亲忘放盐了。母亲发现排骨和面卷子里忘了放盐时,懊恼自责,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:“真是糊涂不中用了,娃娃们好不容易回来一趟,还做了顿少盐的饭。”父亲笑着说:“你这是为我的高血压考虑,平淡为主嘛。我爱吃。谁觉得淡,自己可以撒点盐末子。”听父亲一说,我和孩子立马举手表示赞成。父亲又端来母亲做的辣椒酱,对我说:“你妈新做的酱,你用排骨沾点尝尝,味道一定很鲜美。”

面卷子做起来工序繁多。需用温水和面,擀成一张伞

状的大圆饼,薄而圆,上面抹一层薄薄的油,切点葱花放入面粉,撒点盐、花椒、鸡精。拌好的面粉均匀撒在圆饼上,把圆饼卷成筒状,切成小卷卷,依次放在炖的排骨上,煮半小时,排骨的肉又酥又烂,面卷子筋道而美味。而今天的面卷子寡淡无味,用盐末子也是补救不来的。

少了盐的排骨垫卷子,父亲吃得津津有味,母亲的愧疚自责也平复不少,她终于不再唠叨。

饭后,母亲出去倒垃圾。我问父亲:“爸,没盐的排骨什么味道都没有,您怎么吃得那么香?”父亲说:“你妈几十年如一日地做饭。年轻时,饭咸了淡了,我脾气不好,饭碗一放,就怪她。结果两人就吵架,你妈气得饭也不吃,坐在一边抹眼泪。现在她岁数大了,难忘记这忘那,她忘了,心里已经够难受了,我们再说不好吃,她心里会更难受。”

父亲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,母亲为这顿饭忙手忙脚,费心费力,满心欢喜地准备,如果父亲再指责她,她心里该有多伤心。家庭生活,难免有磕磕碰碰,难免有不完美。

我和爱人在家里,谁有空谁做饭,他刚开始学做饭时,一脸期待地看我吃一口的反应,我那时傻呀,会夸张地叫出:“难吃极了。”即使我不叫出来,也只是敷衍似地

草草吃几口。几次三番,打击了他做饭的信心,浇灭了他做饭的热情。他再也不愿下一班就为我煮汤羹,宁愿从外面饭馆里带盒饭。

从父母身上,我明白了夫妻间是需要尊重包容的。互相理解,彼此疼惜,接纳对方的不完美,才能获得满满的幸福。



### 越来越暖的家

王国梁

家,是一个温暖的字眼。一提到家,每个人的心里都会升腾起或浓或淡的暖意。天冷了,我们对家的渴望就更强烈了。因为我们的双脚踏入家门的那一刻,就把寒冷关在了门外。

北方天寒,天冷了人们想方设法取暖,让家里暖起来。我小时候,家里生活条件不好,连煤也舍不得烧,只好烧火炕取暖。一到冬天,母亲就打发我们到处捡柴火,用来烧火炕。一到晚上,家里烟熏火燎,呛得人睁不开眼睛。等烟散去,屋子里暖了起来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炕上聊天,冬夜格外漫长,但家人相守的时光是温馨的。我最怕母亲让我下炕去做事,离了温暖的火炕简直要被冻成冰棍儿。我每次都披着棉袄,哆哆嗦嗦火速把事情做完,赶紧又蹿到火炕上。那时家里虽暖,但暖的面积太小了。

后来,家里生起火炉。有了火炉,暖的面积大了,时间也长了。白天炉火烧得旺旺的,可以在上面做饭,我还能顺便烤些红薯、花生解馋。因为担心煤气中毒,家家的炉火都是生在外屋的。冬日围炉当然是最温暖的,可里屋才是睡觉的地方。里屋离火炉还有段距离,所以还是觉得冷。我最怕刚躺下的凉被窝,简直使我得了“睡觉恐惧症”。后来母亲找了个输液用过的玻璃瓶,灌满热水放到被窝里,这样才好一些。可到了早上,输液瓶已然凉透了,脚一碰到立马凉得打激灵。不用说,衣服也是冰凉的。起床时穿衣服,简直要把我积攒了一夜的温暖瞬间夺走,“起床困难症”因此产生。每天早上,我都是在母亲一遍遍的催促后才起床。

天寒地冻,母亲为了让家暖起来,想尽了办法。后来她买了暖水袋、电热毯,总算能让我顺利起床了。

我大学毕业那年,家里安上了暖气。两组整齐的暖气片赫然靠立在床边,我很担心它们的取暖效果,总觉得只有火才更靠近温暖。事实证明,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暖气的取暖效果特别好,整个屋子都是暖融融的,特别舒服。我们一家人坐在有暖气的屋子里,一边看电视,一边聊天,感觉时光又多了一层温馨的色彩。我忍不住说:“这就叫温暖如春吧!”祖母靠在暖气片上打盹儿,她笑眯眯地说:“嗯,我做梦都是开春了。”

我参加工作以后,在城里买了楼房。城里楼房的暖气片是集体供暖,而且四周都是严严实实的,房门也不像农村里经常开关,所以更暖了。家里每个角落都是暖的,而且每时每刻都是暖的。我们一家三口在家里呆着,不用穿厚衣服。妻子说:“出门过冬天,回家过春天,还是家温暖啊!”是啊,随着家越来越暖,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。

几年后,我们又买了新房子。新房子是地暖,除了温暖之外,还多了舒服和清爽之感。温暖如期而至,与我们亲密相拥。无孔不入的温暖,把家打造成温暖的城堡。孩子有时候光着脚在地上跑,他说:“我脚下热乎乎的,像踩在阳光里。”

越来越暖的家,是越来越好的生活条件的体现,越来越好的生活条件,是我们国家日益发展的生动缩影。千千万万的小家温暖了,祖国的大家也就温暖了。

## 战胜傲慢

董 建

听过一句话:“改变别人,是蠢;改变自己,是神!”愚笨的人,总是凡事先从别人身上找原因,挑毛病,找问题;聪明的人,则是遇事先去反省自己的不足,寻根源,求突破。更多时候,我们不是输给了别人,而是输给了自己。

人活着,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,你对自己有多狠,你的人生就多稳。唯有不断自省,挑战自己,从而战胜自己,是通往成功的不二法门。

傲慢心的滋生,是自毁长城的第一步。人一旦开始傲慢,内心满是优越感,离栽跟头也就不远了。

东汉末年,曹操得荆州后,正是志得意满之时,四川的张松前来联络感情。但张松面貌丑陋,曹操见状,难免傲慢轻视,态度十分冷淡。恰好张松也是一个自尊心强的人,他见曹操瞧不起人,一气之下就离了曹营。转头就将手里的川中地图献给了刘备,就这样,刘备捡了大便宜,从而顺利夺取益州。曹操因为傲慢,失去了一统天下的大好时机,反倒促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,悔之晚矣!

古人常说:“惟谦受益。”傲慢是祸患的开始,不要因为一点点成绩就志得意满。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,要想提升自己,就必须收起傲慢,为人谦卑,保持敬畏。

只有战胜自己的傲慢,不高估自己,不低估别人,才能站在生命的最高处。

赢了别人,是精彩;战胜自己,才是人生。战胜自己的懒惰,保持勤奋,才可收获成功;战胜自己的傲慢,谦卑虚己,自然行稳致远;战胜自己的贪欲,知足知止,方得幸福圆满;战胜自己的软弱,强大内心,终将治愈一切。